

第一名

## 藍家記事

普三丙

藍凱漪

「回家，又是孤燈。……生活裏的許多事像曠野裡的鬼，事情過了他還不走，他追著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這盞孤燈下，讓我講出事情來。……我搞不清我為什麼會如此矯揉造作，內心總是傷感。」——賈樟柯《小武》劇本。

一起始者——

我的曾祖母活了近一世紀，她生於民國元年，於九十二歲的高齡逝世。而我從前對她唯一的印象，便止於平日於幼稚園放學回家後，穿著樸素衣裙，會拄著柺杖、駝著背從房間中走出來、給我一糖果餅乾，笑得慈祥和藹的老奶奶。

但我母親卻說我的曾祖母與親切慈祥這些形象可沾不上什麼邊。我的曾祖母，據母親所說，不但嗜酒如命、還是個老菸槍，甚至愛看歐美的拳擊擂台賽，且一定要看見血的才行，曾祖母說，這樣才精采好看。這當然顛覆了我以往對舊時代傳統婦女的印象，母親當時笑著看向瞠目結舌的我，繼續說道：「你的曾祖母啊！喝酒還喝到有一次跟我說，我只要喝她嘴角上沾到的一滴酒，就會醉了！」母親的臉上、眼中，滿滿的都是對曾祖母的懷念。

我的曾祖母出生在貧賤人家，長大後嫁給的也是貧賤人家，然而在那個時代也沒什麼好奇怪的，腐敗的清廷剛從皇座上退出了時代的舞台，而初生的民國政府還未能有能力改善平民老百姓的生活，因此人人幾乎都是如此，除了些商家跟官家。

然而在那個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來臨互相交錯的年代，舊的痕跡還在慢慢的褪去，染上的新色也以緩慢的節奏拍打上來逐漸覆蓋、混雜成一塊，人們多少都潛意識的懷念赤裸著腳踩著土地的自然恬靜，又被迫必須被大時代的洪流推進著不斷往前，有些人就這樣迷失了方向，在城市的底層孤身從事著陌生新興的行業茫然無措而終老。

我的曾祖母就不幸跟了個無法適應新時代的賭徒，也就是我曾祖父，曾祖父終生渾渾噩噩的度日，家都丟給了曾祖母在扛，而我母親曾感慨的說，曾祖母實際上是個非常聰明的女人，她沒有讀過自然科學，卻可以想到只要將門關至只剩一條細縫，藉著縫裡透出的陽光就能察看母雞剛下的蛋中有無小雞，若給她機會讀書，定是能讀醫學院畢業的，但可惜她生錯了時代跟人家。

曾祖父於五十幾歲先一步逝世，曾祖母一生含辛如苦的為曾祖父生養了九個子女，而我爺爺，則是年紀最小的兒子，也是她最疼愛的一個。而事實也證明，她也沒選錯人疼愛。

#### — 織結者 —

爺爺長大後娶了有錢人家的千金小姐，他帶著奶奶帶入家門的富裕開了房地產公司，他沒學過商場上的知識，卻有遺傳自曾祖母的聰穎，白手起家的在商場上摸索著一切必知的規則與成功的方式，他的公司越做越大，他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做了董事長。他帶著我們家一躍入了上流社會。

但就在他認為曾祖母可以過上舒服的好日子，安享晚年時，現實卻打了他一個巨大的巴掌。

興許是生長環境的不同吧，三人之間終究慢慢出現了矛盾，爺爺雖然有錢了，但骨子裡還是那個從飢寒中打滾出來的孩子，從小除了填飽肚子外無暇顧及其它的他特別嚮往溫暖的家庭生活，他期盼奶奶可以同傳統的賢慧婦女般操持一切家事，相夫教子，服侍曾祖母，也能在他歸家時準備好滿滿一桌家常的飯菜。

但奶奶可是有錢人家的孩子、被當成公主般捧著長大的啊！從小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她怎麼可能懂家事？因此將所有的家事、甚至自己的兩個兒子，都交給曾祖母照料了。

「你奶奶最好命了，」母親說：「從小到大、甚至到晚年都活在極好的生活環境中，她就是一個公主，認為大家都必須照顧她。」然而在那個傳統的年代，無論是曾祖母還是爺爺這都是無法接受的，爺爺憤怒於自己的母親居然到晚年都無法享清福過過悠閒的生活，曾祖母痛心自己的媳婦居然如此懶惰。然而奶奶懷著滿腹委屈，想著既然家中如此有錢，為何不雇幾個幫傭就好呢？她找不到問題的癥結點。

而爺爺再怎麼不待見我奶奶，平日多數的時間仍是在外工作的，因此衝突多數都發生在長時間都在家中的婆媳之間，也無法控制的越演越烈，兩人甚至會互相以難聽的字眼互相叫罵。

這生生綑綁纏繞起來的死結，直至我曾祖母去世，都未曾解開過。

#### — 受難者 —

我的母親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嫁入藍家的。

她原是爺爺公司底下的小會計，與我伯母互相是同事，透過我伯母的介紹認識了我父親。她是農家出生，而我父親當時可是富二代！可不是最經典的麻雀變鳳凰的情緣嗎？這段如今會時常被寫入現代言情小說的美夢立刻就讓我那生性浪漫的母親淪陷了，一腳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卻沒想到，這一踏，便是長達二十年的惡夢。

她一進入紀家，便立刻被捲入了爺爺、曾祖母、以及奶奶三人的衝突與矛盾中，她曾回——日晚上她就寢入睡，卻在三更半夜被大力的敲門聲喚醒，開門卻只看見怒氣沖沖、盛氣凌人的爺爺及奶奶兩人對彼此怒目而視，要母親評理到底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母親當場嚇傻了、久久無法回話，她原本是個溫柔的人，不想捲入這些是是非非，然而當時身居軍職的父親平日都不在家，在無人可幫她的情況下，那一夜之後，她就被奶奶劃了邊站，因為她的沉默、也或許因為她與曾祖母同樣的出身。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至少我曾祖母待我母親極好，好到如今即使曾祖母已過世許久仍能使我母親深刻的懷念，但我爺爺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不知道我爺爺是不是忘了自己也是貧賤人家出身、或是想要極力抹去那樣出身的痕跡，他時常以一種上位者、高位者、較有素養者的角色批評我母親沒家教、沒教養、舉止不雅、庸俗等等極力扁低的話語，也以這些理由來「約談」我母親，希望有一天母親能「痛改前非」，成為他心目中理想的端莊優雅賢淑、對人言聽計從、百依百順的女性。我母親幾乎日日都被責罵到以淚洗面，雪上加霜的是：在她嫁入紀家幾年之後，我大伯決定帶上我伯母赴美國深造留學，然而我爺爺卻在當時患病住院。

住院的爺爺十分渴望家人、至親的人都能來關心照顧他，而理所當然的，我大伯也理應放棄犧牲出國的計畫留下來照料自己的父親才對，有什麼事情會比自己的父親臥病在床更重要？然而我大伯卻就此遠走高飛，執意要抓住他的未來，而這對我爺爺來說，卻是最嚴重的一次背叛。

他從此便深信，既然家人都能在自己病危時棄自己不顧、何況是非血濃於水的外人？而這個外人，指的當然是我的母親，她在家中的處境，也越來越艱難。

爺爺的不信任與瞧不起、與奶奶對立的立場、曾祖母的愛子心切、父親的兩難、伯母又與大伯遠走高飛。沒有人救得了她，她被困在藍家扭曲的大網中，無處可逃。

母親曾在一次歸家時，站在藍家的郵箱前，拿著鑰匙兀自停頓，她轉過頭來，用帶著諷意的微笑對我說：「我開了這郵箱二十年，你們從沒幫過我。」

### —妄為者—

我的母親常說，我那「尊貴」的祖父母，唯一對她和顏悅色的時候，便只有她生下我姊姊的那時候。

爺爺和奶奶一直都想要個女兒，因為他們認為女兒一定是體貼的、溫順的，奈何奶奶生下我父親後便一直未能懷孕，而伯母生下的也是兒子，兩人只好到處認乾女兒，一直到現在，每逢過年過節時，我們家都會有一群「姑姑」們前來拜訪。想要女兒，大概是我祖父母為數不多的共識。

這樣渴望著有親身女兒的祖父母、終於在我姊姊誕生時、第一次向我母親彎腰道謝，加上我姊姊長得像曾祖母，爺爺跟曾祖母更是喜愛的不得了，把姊姊當小公主看待。但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我姊姊並沒有長成他們設想的模樣，她生性剛烈、愛憎分明，並沒有如祖父母當初預想的那般溫順柔軟，反而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我們家潛藏在角落中的如影隨形的暗影時對祖父母愈發憤怒怨恨，她是我們全家唯一一個絕對不會對我祖父母和顏悅色、搭裡他們的人。她就是一把多年來每個人藏在心中敢怒不敢言的烈火，燒得正旺。當她對著我們家的所有人審判時，都是拿著刀指著我們明明白白的控訴的。

但她這樣，奶奶避之唯恐不及，父親放任，母親也僅偶爾過頭了才管教一二，爺爺卻對她愈發喜愛的，她對自家人越不客氣，爺爺便越開心。

而我算了算，向母親問道，那妳從懷孕到坐月子，也算舒服了一年吧？

母親卻笑著搖頭，回道才不是呢！

因為姊姊在她照超音波時，被醫生指認成是男的。

其實妳也一樣，母親說，當時就有人警告過我，一胎女兒已經遂了兩老的心願，第二胎若不是男孩，我在家裡恐怕無法在舒服下去了，所以一開始當我懷妳三個月，照了超音波醫生說是男孩時，我還很慶幸。

但你是女的，而有了姊姊後他們也沒那樣喜悅了。

不過也無所謂了，母親繼續說道，因為過了不久後，藍家就垮了。

—盲目者—

在我兩、三歲時，爺爺的雙眼便因為長年營運公司的壓力每下愈況，最後他一眼瞎盲、一眼半殘，不然照紀家一貫的家族血統，我們就算沒有控制自己看電視、電腦的時間，也是難以近視的。

眼睛目不能視，戴上度數最深的眼鏡視野仍是一片模糊，近乎盲人的爺爺已經無法繼續操持公司的事務，但我大伯當時已經成為電腦工程師在美國扎根落地、而父親則因為高中書讀不好，畢業後就入了軍校，當了十年的職業軍人、職掌彈藥庫，兩人都沒有接手的才能及專業，爺爺也不想將公司交給外人，就打算把公司給收了。

原本就這麼收了的話，爺爺還會有近一億的資產，但他卻在最後決定砸了八千萬玩股票，這一砸，就整個毀了，錢付諸東流，災難像骨牌效應般發生，想停止都無能為力。

爺爺投資失敗、且還賠了不少，加上他先前有錢時，總想著要對朋友闖氣，別人借錢總是一口答應下來，一筆一筆的錢出去了卻回不來，還豪邁的當了別人借錢時的擔保人，信誓旦旦的承諾著出事了有他扛。

但如今他垮了、先前讓他當擔保人的傢伙們紛紛出走作鳥獸散，像啃食完屍體上最後的肉渣般散得一點都不剩，爺爺的肩膀上頓時背負了巨大的負債，先前跟他借錢的「朋友」也全都爭先恐後的逃了。

爺爺一夕間什麼都沒有了，財富、社會地位、在他身邊吹捧的「朋友」。他只剩下那麼點錢能買那麼一棟能給我們全家棲身的房子，勉強保住了最後的一點本錢。

而爺爺當時為了躲避法院的傳票，戶口的地址甚至跟我們不在一戶，他到如今還是無法接受自己的失敗，自己從小到大渴望追求的上流社會生活就這麼泡沫，他是一個每天都會看財經雜誌、股市分析書籍的人，虔誠的彷彿在閱讀聖經，他無法接受明明是萬無一失的決定卻失敗了。他有時還是會憤怒的吵著跟父親、大伯、奶奶要錢玩股票，這筆失敗就像鬼魅一般如影隨形的纏著他。

有時我會想，或許他的不甘怨怒，源自於自己居然落得跟我的賭徒曾祖父一樣下場的憤恨，他明明用著正當的手段想要脫離貧困來證明自己跟我的曾祖父是不一樣的、他應該要是成功而不是跟曾祖父一樣失敗。

但血緣就像一場輪迴，甩也甩不乾淨。

#### —逃離者—

爺爺破產之後，家裡的經濟中心便轉移到母親和父親身上，母親和阿姨合開了一間小小的廣告設計公司，公司員工最多時也僅五人，父親也退了伍，跟在阿姨身邊學設計，阿姨說他學的快，不一會兒就有自己固定的客源。

自此之後，爺爺便甚少再「約談」我母親，但我奶奶、我那繼承了不少我外曾祖父遺產的、經濟獨立的奶奶，仍會時不時的對我母親毫無顧忌的叨唸，她就是那麼幸運，能舒適的過完自己的一生。

就在我父母收拾著爺爺留下來的殘局時，此時此刻最事不關己的就是移民到美國去的大伯及我伯母了，我伯母曾經也跟我母親遭受過一樣的待遇，大伯也是知情的，但他們卻在遠居美國後反倒跟我爺爺奶奶要好起來，甚至會聽信一些我爺爺奶奶說的關於我母親的一些壞話。

記得在我國小時有段期間，伯母邀請奶奶到美國去住在他們新裝修好的家，但奶奶住了半年之後我伯母便不堪其擾，讓她回來台灣，期間她曾向我母親抱怨過奶奶如何如何，當時母親譏諷的回道，妳才跟她住半年就受不了了，那妳認為跟她住了十幾年的我是什麼感受？我伯母則沉默著掛斷了電話，過了一段時日後又跟我奶奶重修舊好的聯繫起來。

我曾以為這是一種我大伯家已經放下的表現，但就在那兩年我與我姊姊暫居在我大伯家留學唸書時，當我大伯對著我說因為你不是我親生的孩子、我本來就對你會有差別待遇，因為你不是我親生的、我只能滿足你物質上的基本需求、沒辦法滿足你親情上的需求，當我每每坐在沙發上聽著那一個半小時的話，流著眼淚聽著我大伯指控我為何對他們開始冷淡沉默時，我一時間恍然的將我自己與我母親重疊，而我的大伯身上則滿滿的都是我爺爺的影子，那一瞬間我多麼想放聲大笑啊！原來你逃了這麼遠，居然還沒能逃脫我們藍家的陰影，甚至還成為了你最不想成為的那個人。

到頭來，最終真正逃離的人，居然只有我那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堂哥，我們家的人心理上都帶著一層灰或是腐肉，只有他有一種近乎於純真的氣質，身上僅殘留一些血緣的影子，譬如我爺爺曾因為蝶泳而得過無數的獎盃獎狀，我堂哥也同樣擅於蝶泳，這曾震驚我一段時間，我以為他身上應該什麼痕跡都沒有才對，然而血緣畢竟不是那麼好擺脫的東西。

但即使如此，他也是什麼傷害都沒承受到，他看不見那張網跟陰影和暗潮，因為他什麼都不知道。

—隱忍者—

我跟我父親，是比較相像的。

我們在家中都是屬於那種承受的、默默退讓的角色，我父親從小就讓著我那好面子、心高氣傲、不許人說他一點不是的大伯，我也讓著我同樣盛氣凌人的姊姊，他可以因為爺爺的一句話放棄自己當空軍的夢想成為陸軍，我也可以因為我母親的一句話放棄成為畫家，然而我跟他絕對性的不同，便是他是真正的包容，而我則是負氣著隱忍。

他總是看著我祖父母傷害我母親，卻沉默著不發一言，只會在事後由著我母親對他大發脾氣，隔日的中午、再隔日的中午，繼續中斷工作買飯菜回家給我祖父母（但我奶奶明明是會做飯的）他從不曾對自己的夢想摺減有什麼表現，只是在每次看見飛機飛過天際時默默拿出手機拍下，他總是對著我大伯、伯母客客氣氣，即使他知道我大伯、伯母實際上是瞧不起我母親的、即使他知道我大伯、伯母曾對我跟我姊造成的傷害。

我無法理解他的寬容從何而來，也無從分辨他的包容到底是造成了更多傷害還是維持了家裡的平衡，這幾乎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妥協，他不是個靈巧的人，找不到讓大家都盡善盡美的方法，只好用很笨拙的、木訥的態度對待一切。

有句話不是這麼說的嗎？溫柔的人從不做溫柔的事，因為事實上他們並不懂溫柔，只是相較起那些令人厭惡的平凡與瑣碎，他們卻顯得寬容大度。我想我的父親是屬這類的，每個家庭似乎都需要這麼一個人，來承受並做些沒有人想做的事。

但這跟我不一樣。

我讓著我盛氣凌人的姊姊，我卻從沒真正服氣過，我也有我的自尊，我放棄了我成為畫家的夢想，我失落憤怒過，蠻怨生氣過，我可以在全家都沒有人想幫我爺爺奶奶做些事情的時候被全家默認成就是得幫忙的那個人，但我心理總是有一份不公平的小心思，憑什麼姊姊不用做這些事？就因為她脾氣比較大嗎？那我也來耍耍脾氣好了，但令我哭笑不得的是，每每我使起小性子，獲得的都是我父母驚慌失措、勉強擠出笑臉的安撫，他們會給我一些錢，或在事後彷彿我遭受了莫大委屈一樣給我一個可以撒嬌的擁抱。

親人之間要幫個忙，居然會是一件讓所有人痛苦的事。

每次當我剪著我爺爺的指甲，當我摸著他佈滿皺紋的雙手、當我剪著他發黃硬爛的指甲，當我舉起電話筒苦笑著幫他打那一通通都成了空號的、欠他錢的人的號碼時，當他用一種幾乎是懇求的姿態求我在假日幫他看股市時，只有這些時候，我才會覺得他或許沒那麼討厭，他就只是一個失敗的、難以忘卻過去風華的老人，只有這些他比較示弱的時候我才能多少理解一些我父親的心情，對我爺爺的憤怨也相對少了一些。

但這麼久以來，我們家的人就像一片片拼不攏的拼圖，硬是要湊到一塊，有些人只好隱忍著砍去了邊邊角角，但因不甘願又切的不平整，湊在一塊時還是被磕到了刺傷了，又再也分不開來，只好就這麼放著。

因此那些陰影跟暗潮，悲傷跟苦痛，傷害跟疤痕就像影子一般蜷伏在我們的不甘怨怒當中，隨時都在、伺機而動，因為它就由我們而生，就等著哪天所有的苦痛悲怨憤恨再次被碰觸時、便會轟然炸開。

然而我仍想相信，現實的悲劇總是伴隨著喜劇的，只要他們一日還能有歡笑耳語，只要喜樂還能繼續發生，我就不至會沉浸在暗影中，對祖父母懷怨，暗潮總會隨著時光的流轉，死亡的來臨，不被任何人記得，終將邁向消沉。

## 評語

小說的一大挑戰在於人物的描摹，此篇小說透過小標將各個人物賦予新的名詞，並呈現其特色。此外，小說中有許多簡短精闢的文句，值得嘉許。惟標點符號、錯別字的問題仍需要多注意。